

法兰西书库·大写的爱系列 丛书主编 许钧 呼延华

未跳完的华尔兹

希茜公主的秘密爱情

WEI TIAO WAN DE

HUA ER ZI

[法] 卡特丽娜·克莱曼 著 / 于虹 译

F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兰西书库·大写的爱系列 / 丛书主编 许钧 呼延华

未跳完的华尔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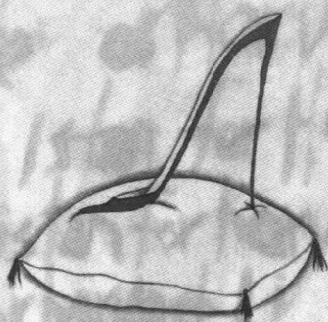
希茜公主的秘密爱情

W E I T I A O W A N D E

HUA ER ZI

[法] 卡特丽娜·克莱曼 著 / 于 虹 译

F



LA VALSE INACHEVEE

By Catherine Clément

© Calmann-Lévy, 1997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1-02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跳完的华尔兹/(法)克莱曼著;于虹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

(法兰西书库·大写的爱系列 主编:许钧 呼延华)

ISBN 7-5633-3477-7

I.未… II.①克…②于… III.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07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政编码:253006)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6 字数:314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编的话

三年前,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若斯潘来华访问,在访沪期间,邀请中方各界人士数十名在法国人设计的上海大剧院会面。记得在会上,我曾针对若斯潘总理在演讲中所强调的“文化价值”问题,向他发问:“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面对世界的‘英语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法国政府何以维护法语的地位,又何以发扬光大法兰西文化?”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思考: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任何一个维护民族文化价值的国家都不会听任自己的语言被英语所取代。而对世界来说,经济可以全球化,甚至货币也可以一体化,但文化则要鼓励多元化。他认为,正是本着文化多元化的精神,法兰西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得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与丰富。若斯潘的这番回答,尤其他对文化多元化原则的阐发,引发了我日后对文化问题,尤其是对翻译问题的不少思考,而这个冠以“法兰西书库”之名的开放性译丛,就是我们对文化多元价值观的一种认同,也是多元文化精神的一种直接体现。

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鼓励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推崇文化多元价值观,也许是对抗美国经济霸权的一种策略。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兰西对文化价值的推崇,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对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努力,是以其深厚的民族传统为基础的。不然,很难想像法兰西民族会有其绵延千年、昌盛不衰、为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化,更难以想像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



诸多思潮与流派大都会发轫于法国。近 20 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门一步步打开,国人的视野愈来愈广阔,于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异域的思想与文化,愈来愈成为一种必要。而这套“法兰西书库”,便是我们为国人了解当代世界打开的一扇小小的窗口,也是我们为沟通中西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分实实在在的努力。

以“法兰西书库”来命名这套开放性的译丛,似乎太大,难以名副其实。而这一丛书名却体现了出版社、丛书策划和主编者的一种追求:以恒久的努力,不断汲取法兰西文化宝库中深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展示法兰西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化风貌。在我们的计划中,这个书库应该是丰富的。其丰富性主要是体现在其内容上。在选择进入书库的书籍时,我们遵循的是多元的原则,旨在让广大读者能听到法兰西思想的不同声音,看到法兰西文化的不同侧面,欣赏到法兰西文学艺术的不同风采。为此,我们在“法兰西书库”的总名下,将以系列的方式,不断推出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当代法国思想、文化领域最新成果的图书,在丰富、充实整个书库的同时,为中法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如果没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独特目光和非凡魄力,没有陈丰博士和楚尘君的精彩策划,没有法国文化部门和有关出版社的实际推动,没有诸多译者的辛勤工作,就不可能有这个“法兰西书库”的开张、亮相。但愿我们走出的这一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同,但愿我们能在广大读者的有力支持下,走得越来越远。

许 钧

2001 年 7 月 22 日于南京



内容简介

本书以化装舞会的一次偶遇——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与平民青年弗兰茨·塔什尼克——为引子，展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欧洲以及充斥着施特劳斯圆舞曲的维也纳的动荡不安。并围绕伊丽莎白皇后的传奇形象，告诉你茜茜公主生命中的一段真实故事，出色地展现了不该有的爱情和那令人心碎的幸福。

选题策划 / 陈 丰
楚 尘

责任编辑 / 王心竹

封面设计 / 曹 琦

作者简介

卡特丽娜·克莱曼，当代法国哲学家、作家，1991年定居维也纳。



法兰西书库·大写的爱系列丛书

未跳完的华尔兹

[法] 卡特丽娜·克莱曼 著 (已出)

明星之爱

[法] 米歇尔·芒梭 著 (已出)

凡尔赛宫的小阳伞

[法] 让·迪沃 著 (已出)

世纪儿

[法] 弗朗索瓦·奥利维埃·卢梭 著 (已出)

我的父亲左拉

[法] 德尼丝·勒布隆-左拉 著

永存

[法] 伊莱娜·弗朗 著

露·安特拉斯-萨乐美

[法] 斯特芬·米肖 著

拉开帷幕

[法] 莉迪·热朗 著

母亲，我的牵挂：十六位诗人和他们的母亲

[法] 纳塔莉·库夫曼 著

多兰特拉

[法] 帕特里克·库温 著

莫扎特和大公的外衣

[法] 雅克·图尼埃 著

献给伊斯特万·查博

目 录

序 曲	1
第一章 黄色风衣	13
第二章 打猎期的开始	69
第三章 加布里埃尔的信	97
第四章 高级骑术	121
第五章 错过的约会	147
第六章 安娜,或音乐	162
第七章 波斯尼亚战争	174
第八章 马卡特大师的游行队伍	187
第九章 波茨坦的白鹿	202
第十章 大黑	212
第十一章 替身与蠢驴	223
第十二章 粪堆上的肮脏畜生	246

第十三章 玫瑰国王死了	256
第十四章 LONG AGO	269
第十五章 长眠	283
第十六章 “痛苦的脑回与脑室扩张”	298
第十七章 理智的疯狂	317
第十八章 海鸥不会屈居燕巢	335
第十九章 匈牙利的1 000年	363
第二十章 假牙	383
第二十一章 AH! GRAN DIO, MORIR SI GIOVINE	398
第二十二章 赦免谋杀者	421
第二十三章 守夜者	434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审判	443
尾 声	454
后 记	490
译后记	492

序 曲

1874年2月，维也纳

我不要爱情，
我不要美酒。
爱情让我痛苦，
美酒让我呕吐。

——伊丽莎白^①

“您没有严肃地考虑这件事。”伊达有些激动地说道。她双手合拢，好像在徒劳地祈祷。这真是一个疯狂而又危险的念头，一个足以毁掉她们两人一生的念头……她不能听之任之。无论如何，必须阻止这件事。这是她的责任。

那年轻妇人双臂交叉，倨傲地转过她那结满深色发辫的小巧头颅，用一种挑战的神色上下打量着伊达。她刚刚脱下来的裙子还横陈在扶手椅上，椅子上散放着她刚扔下的珍珠、发饰和羽毛扇子。她身上现在只剩下柳条束胸、袜子和衬衣。刚刚结束的晚宴冗长累人而又一本正经，伊达都困得支撑不住了。她呀！真是不可救药。当她浓密、倔强而又带些野性的双眉眉峰聚在一起时，伊达深知这两弯易怒的青黛意味着什么。坚持已见毫无用处。可事情毕竟太过严重了，伊达有些手足无措。

^① 指本文的女主人公，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编者注

“这么说，那辆停在大门外的出租马车，是来接我们去化装舞会的！化装舞会！那儿的名声可不太好，男人们有权……跟所有的女人！您难道就没有好好想想？真是疯了！”

“为什么？”她边说边优雅地把有衬架的裙子转过来，“难道你也不相信我能骗过众人的眼睛？也许你觉得我太老了？”

“不，哦不！”可怜的伊达抗议着，“可他们会认出您来的，不让您进去，他们还会……”

“还会怎样？把我交到警察局去？这下可要看谁的笑话大了！来吧，别支支吾吾的了。化装舞会穿的戴帽风衣在壁橱里。拿红色的和黄色的。啊，还有，黑色的长裙，左边的那条，最靠里的，有白条子的。”

“就这么一件黑色长裙？”伊达吃惊地说，“可是……”

“亲爱的，我们要扮成布尔乔亚妇女！”她笑声朗朗。

伊达耸了耸肩，松开两手，不说话，盯着她，一动也不动。房间里一片寂静。

“去嘛，”年轻妇人跺着脚，重复道，“难道要我一个人去？伯爵夫人，您可真累人。”

伊达迟疑着，还是站了起来。她的职责命令她必须服从眼前这个人。她打开壁橱，想着：“除非我当下立即辞职不干。不，那样也阻止不了她的。她还会独自去的。我又能怎么办。没人陪着，她会走失的！不管她愿不愿意，都要保护好她。她也知道的，这个讨厌鬼，我拿她没办法。”

年轻夫人坐在床上，捋着绗缝被。伊达会顺着她吗……算了，不想她了！可她再也遇不上这么好的机会了。人们肯定以为她已经就寝，侍从都已撤去，丈夫也远在俄国……

“让他待在那该死的地方吧，”她朝墙上的画像做了个鬼脸，恨恨地咕哝着，“就一次，微不足道的一次……”

她伸直长腿，一下子跳起来，双臂环抱着肩膀，好像轻轻拥抱着自己。然后歪着头，原地转了一圈，好像在跟一个看不见的骑士跳华尔兹。粗粗的发辫沿着脊背一直拖到弯成弓状的腰部，她的腰上围着一条细麻布裙子。从肩膀上望过去，她看到了镜中自己的影像，僵住了。

她的双手滑向腰部，解开了束胸……年轻妇人屏住了呼吸，紧身的胸衣上，手指几乎碰到一起。她转过身来检查头发，挤出一个苦涩的笑容。

“有什么呢……36岁，没有一根白头发！不盈一握的细腰又是为谁？没有人欣赏，除了你，我的宝贝儿。是的，我的美人，你是最最完美的，我的美丽，我的高雅，是呀……”

她嘟起嘴唇，轻轻吻了一下镜中人。

“这样就好，”她自言自语着，用指尖擦去镜子上的唇印，“如果所有人都对此感兴趣，我倒要看看会发生什么。伊达在干什么？她总是拖拖拉拉的！噢，我真的要生气了……”

她毅然拉开壁橱门。这时伊达出现了，手里抱着一堆挖花绸缎，脸上的神情不甚开朗。

“您终于同意了！我都要开始失望了！”年轻妇人叫道，“不要用这种表情看着我……不然别人还以为您拿的是丧服呢。至于头上的装饰嘛，把我在布达^①买的那顶假发拿来。金黄色带红棕光泽的那顶。”

“配红色风衣？”伊达问道，“这可不太漂亮。”

“那，我穿上那件黄色的看起来就像一只鸚鵡。把它放在床上吧。慢点儿！别弄坏了东西！亲爱的，您真是可恶的仆妇。”

①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地跨多瑙河两岸，1873年由佩斯（西岸）、布达（东岸）和北侧老布达三个社区合并而成。——译者注（以下未经特别注明，均为译者注）

不！什么也别说，我知道，您违背了作为皇后女伴的职责。把长裙递给我……好了。现在把这件黄色的风衣展开……”

伊达紧闭着嘴唇，动作迟缓，她掉过头去，撑开锦缎风衣的袖口。说些抱怨的话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伯爵夫人，您别再发抖了，”年轻妇人决绝的声音突然响起，“您不要以去化装舞会为借口哭出来！算了吧，理智一点，如果我不隐姓匿名，怎么能见识我的人民呢？”

“人民，”伊达笑笑，打断她，“您真的以为能在那里见到？人民？那儿不会有的。”

“那也总比这里的人多，”年轻妇人冷淡地答道，“我讨厌整天听人谈论帝国的人民而不亲身体验一下他们是否与我脑中的印象一致。在办公室里，大臣们总是准备对弱小或不幸的人发动战争，害得他们四处逃亡，我们还要去压迫他们。我不知道人民在想什么吗？无论如何，我今晚都不会退却的。”

“您以为我也会对这些熟视无睹吗？”伊达边整理风衣的褶子边低声说道，“可如果我们被抓住，我就会被送走，被流放！人们审判的会是我。然后，通过我，审判匈牙利，我的祖国。”

“永远也不会！”她瞧着镜中的自己，低声唱道，“流放？您？我反对。把手套帮我找出来。在橱子上，那儿。对，就是那儿，抽屉开着呢。”

伊达递给她一副绣着王冠的白色山羊皮手套。

“白色的？”她惊叫，“白色的不行。拿那副黑色花边的，在第三个抽屉里。”

“别人会瞧见您的手！”伊达有些气愤。

“我就希望这样！化装舞会上没有人戴白色山羊皮手套。还有王冠。伊达，别人一眼就能看穿我的身份。假发在壁橱顶上，藏在软帽下面。”

伊达站在椅子上，拽出一堆红棕色的发卷，结果假发从她手里滑了出来，落在地毯上。年轻妇人披着风衣一动也不动，嘴角浮起一丝坏笑。

“伯爵夫人，您的手气可真不好，”她用一种嘲讽的口气说道，“天呐，您今天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

伊达忍住眼里的泪水，收拾好假发，递给那位年轻妇人。

“现在要把我的头发卷起来，帮我一下。我弄前面的发卷，您尽量把后面的辫子扭起来。我要别针，就在桌子上，拿给我。”

她灵巧地把别针夹好，又把假发卷弄蓬松。

“还有辫子，塞到假发下面，”她指挥着伊达，“现在试着用别针把它们固定起来……轻一点！您差点戳穿我的耳朵！笨死了！”

伊达一下子停住了，开始无声地哭泣。年轻妇人看到镜中的泪水，温柔地转过身来，指尖还捏着别针。

她把伊达拥在怀里：“噢，伊达，我亲爱的，别哭……是因为我吗？我不是故意的。您知道我会发火……别记恨我。好人儿，亲爱的，您知道我有多爱您……”

伊达把头靠在年轻妇人的肩膀上，双臂无力地垂下去，泪水涟涟。

她的女主人用手轻轻抚摸她的棕色头发，低声说：“好了，我的美人儿，我再也不招您讨厌了，一切都过去了。我来料理这些事情。乖，把您的小嘴给我。”

伊达抬起头，顺从地把嘴唇递上去。年轻妇人轻快地吻了一下，移开身子，用手给自己扇着风。

“好了，”她又恢复了活泼的语调，“我们没有时间再开玩笑。这次轮到您了，亲爱的。让我来做您的侍女，不，别说您不愿意。让我来做。”

她以一种惊人的气魄拿起那件颇有分量的深红色风衣，为

她的女伴撑开袖口。

“把手伸过来……把胳膊放下……另一只手……好了。”年轻妇人满意地理着风衣褶子，伊达脸都红了。

“现在，最重要的。”她大步冲向梳妆台，拿起一个小粉扑，在粉盒里蘸了蘸，仔细地在伊达两颊扑粉。

“有些白了，”她退后几步欣赏自己的作品，评价道，“还能看到刚才的泪痕。五分钟后我再弄一遍。不过请您别再哭了。我的别针哪儿去了？这顶假发总不肯老老实实在地待着。”

她飞快地把发辫塞进红棕色假发里，夹了满脑袋的别针，只为了把假发固定住。一切都整理好之后，她晃了晃头，看着镜子里的效果。

“头皮感觉有些拉紧，”她感觉不太舒服，说道，“真是受罪。这红头发挺丑的，是吧！伊达，你觉得怎么样？”

“即使这样，您也还是十分美丽。”伊达小声说。

“我知道，”年轻妇人跺着脚喊道，“可我是不是变得教人认不出来了？”

“您的意思是说……”伊达有些犹豫，“可好像您怎么乔装打扮我都能把您给认出来。”

“您真不让我安心，”她又生气了，“把面具帮我找出来，再看看效果怎么样。”

当黑色的花边面纱垂到她浑圆的下巴上时，年轻妇人猛地一下合上衣襟，慢慢地戴上手套。然后她把头往后一仰，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伊达双手交叉，十分惊讶。

“我从没听您这样笑过！”

“应该说你从没听我笑过，亲爱的，”她叹了口气，答道，“从没有人听过我笑，连你也不曾。”

“没有人了解我，”她心潮澎湃，暗自想道，“连你，我的亲信，

我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了解我，轻蔑我吗？走着瞧吧。”

“我们还缺什么？”她突然问道，“钱袋……手帕……都有了。还要一把扇子。最简单的那种，黑色塔夫绸做的，不带任何装饰。可还是……”

她跑向一个小衣橱，打开抽屉，用戴着手套的双手一个劲儿地翻找。

“在这儿！”她得胜似的喊道。

“您的一枚钻石星饰？它们可是举世闻名的……您确定……”

“如果它是举世无双的，戴一枚没人能认出来。瞧，”她仔细地把星饰别在红棕发卷上，又说道，“这多少能减轻一些这顶假发的恐怖气氛。”

“我不否认，”伊达勉强承认道，“可这太轻率了。”

年轻妇人耸耸肩膀，“我们出发吧，伊达。”

伊达已经拿起她的包，检查了她的手帕和手腕处挂着的扇子。但她脚下没动。

“对了！但愿您还没把那辆马车打发走吧，不然我掐死你！”

伊达惊慌地指着梳妆台上的小粉扑。

“粉，泪痕，我的双颊，”她含混不清地说道，“您，我想说您的……”

“嘘……”年轻妇人把手指竖在女伴的唇边，“我忘了。”

她赶快替伊达扑了扑鼻子、面颊和下巴，拂了拂她的额头。

“我真是该死，”她掸去粘在花边手套上的白粉，“就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真不明白大家怎么能受得了我。你真是个天使。好了，脸上什么也看不到了，没有泪痕了。”

她轻快地压了压红棕色假发上的风帽。

“等到了舞会现场，我们要找第一层楼厅里的桌子，”她严肃